

专家视点

# 古村落,重要的文化空间

邱春林



江西吉安溪陵村的古街巷。 邱春林 摄

经济技术全球化的到来,令新生事物从城市向乡间强劲渗透,几乎无人还能从容选择慢节奏的生活。这十几二十年里,那些散布在大江南北的乡村村落,似乎不再产生梦想和激情,年轻人去往他乡,原本生气勃勃的乡村空了,老了,只有偶然闯入的游客会为它驻足流连。

具有漫长农耕文明史的中国,是世界上农耕文化发育得最充分的国家之一,古村落是传统社会最重要的单元组织。一些有

千年以上建村史的古村落,不仅有发达的农业做依托,还有过繁荣的手工业、商业,等等。其文化遗存是丰厚的,既有物态的,也有不可触摸的文化遗存。营造、雕刻、髹饰等既是技术又是人文,总结天文、地理、生产的知识经验同样既是技术又是人文。不管是软实力还是硬实力,古村落的文化遗存都是以极富人情味的生活方式体现出来,它对传统文化的承载,比正史来得更丰满,也更生动。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续的

最重要的原生文化空间——传统村落一旦消失,失去的不只是一座座民居、一条条街巷,还会丧失掉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对于历史的记忆,远不是建几个博物馆,保存几件文物就可以,散布在乡村社会的民间记忆、经验与官方史料具有同等价值。对古村落的保护,既是文物管理部门的职责所在,同时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部门应该关心的事情。

日前,笔者与几位专家学者应邀赴江西省吉安市文化局的邀请,实地考察了庐陵文化的存续状况。从城市到乡村,几天走下来最精彩的篇章应该是溪陵、陂下、钓源、蜀口4个古村落的文化。这4个典型的江南古村落开基时间可上溯到南宋,屋宇俨然,布局科学又富于艺术性,千年古樟像一个个巨人护卫着村民。庐陵自古重文教,自隋唐开科取士以来考取进士的接近3000人,单是不足200户的蜀口村欧阳氏一族就有21位进士傲然入仕。适宜的气候、肥沃的丘陵水土、贯通南北的水道运输、中原土族人口的不断南迁、发达的农工商等有利条件,都令这块“吴头楚尾”之地成为繁华富庶之地、文章节义之邦。这4个古村祠庙多、书院多、牌坊多、匾联多、阡表多。儒家的宗族伦理和道家的法自然观念落在村落营造中,欧阳修、文天祥、杨万里、黄庭坚、王阳明、方以智等高官大儒在这里留下不少墨迹,有关他们的传说仍在村里代代相传。历代官宦雅士卜居于村落,做人世前的沉潜或出世后的逍遥,使青砖黛瓦的庐陵村落质朴之中不失儒雅、尊贵与秩序。

青原溪的“彩擎”、富田陂下的“喊船”、钓源古村的舞龙都是当地“下元宵”民俗的系列活动,各村的形式虽有不同,目的都是在开春之际娱神祭祖,祈求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正月三十,是陂下村“喊船”的送神日,按照习俗只有送完神之后村民才能外出打工,当日聚集到该村的男女老少有三四千人。村里老者在古祠堂前主持祭祖献牲仪式,由青壮年组成的仪仗队穿着整齐,他们举彩旗、赶金龙、执銮架、抬龙船,在鞭炮和土冲的巨响中,游行队伍浩浩荡荡穿行于祠堂民宅之间,然后一路过桥蜿蜒出村去往下游河边,焚烧送神。尽管整个仪式活动重文教,自隋唐开科取士以来考取进士的接近3000人,单是不足200户的蜀口村欧阳氏一族就有21位进士傲然入仕。适宜的气候、肥沃的丘陵水土、贯通南北的水道运输、中原土族人口的不断南迁、发达的农工商等有利条件,都令这块“吴头楚尾”之地成为繁华富庶之地、文章节义之邦。这4个古村祠庙多、书院多、牌坊多、匾联多、阡表多。儒家的宗族伦理和道家的法自然观念落在村落营造中,欧阳修、文天祥、杨万里、黄庭坚、王阳明、方以智等高官大儒在这里留下不少墨迹,有关他们的传说仍在村里代代相传。历

目前,全国各省市县都在积极规划、申报立项、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国家层面上建馆自然要通过民间征集或行政命令方式从地方调集项目内容,省市县里建馆自然要向村里调东西,如此难免造成大量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态化产品,作品和工具等都要从它原生的文化空间里剥离出来,在非展示馆中它们的功能变成了文字上的“展示”。而对于大量民间戏曲、民俗、舞蹈、音乐、传说而言,因为要集中做“展示”,同样会遇到脱离它们的“老主顾”“老戏台”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的陈列远比单纯的文物博物馆要来得复杂。就目前情况看,普遍的做法是综合运用图文展示、实物展示、制作展演、舞台展演和多媒体展示方式,尽可能多角度、多层次、立体化地反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让观众身临其境。常识告诉我们,人为搭建的场景再逼真也取不了原生文化空间的意义。各级政府所规划建设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比较容易做成非遗的文献馆、文物馆以及保护工作的成就馆,突出这些功能自然也有它的社会教育价值和研究价值。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活着的文化主体不可分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原生的文化空间不可分离,因此我们应多重视那些非遗项目较集中的古村落的整体性保护。只有保护了非遗的原生文化空间,才谈得上维护非遗保护的真实性与整体性原则。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各地



三月二十日,巴西老牌设计师福斯·哈滕在圣保罗阿比大学舞台上演了一场题为“博士的奇幻世界”的时装秀。发布会以提线木偶为模特,展示了设计师的十七套新作。 新华社记者翁忻昉 摄

## 湘鄂赣皖合力打造非遗保护平台

本报讯 首届湘鄂赣皖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展将于今年5月在湖北武汉举行。

早在2012年,湖北、湖南、江西三省文化厅就共同签署了《湖南江西湖北三省文化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非遗保护为框架协议的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上,三省组成了长江中游非遗保护“中三角”,展开多样的文化交流和协作。此后,安徽又向“中三角”伸出了橄榄枝。专家认为,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省在我国历史文化中都具有重要地位,同处北纬30度线,山水相依、地域相

近、人缘相亲、文脉相同,历史上都留下了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三角”格局的形成,不仅可以打破四省间的文化壁垒,使之成为我国非遗保护的重要一极,同时也能形成极具特色的区域文化生态圈。

湖北省非遗保护中心副主任张晓慧说,四省将在拥有许多共同点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打造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活动品牌,同时在非遗保护及传承等方面展开全面合作。(曹旭峰)

## 《青城古镇非遗保护丛书》首发

本报讯 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青城古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丛书》近日正式发行,这是甘肃省兰州市近年来深入挖掘、系统整理、保护传承地方文化的一项重要成果。

青城位于兰州市境内,是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和全国民间艺术之乡,也是甘肃省古民居保存较为完整、非常难得的古镇。该丛书是甘肃文化自然遗产保护与开发项目中青城古镇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课题的主要成果。该课题由兰州市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承担并组织实施。课题组深入青城开展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对当地及外地相关的文化知识人、非遗传承人、文艺爱好者等600余人进行了采访,对相关的大量文献资料进行了认真梳理。丛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实用价值,为青城古镇文化遗产的保护、文化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参考。(李超 安宁)

## 安徽阜南23名孤儿入“非遗班”

本报讯 为培养嗨子戏接班人,近日安徽省阜南县开设了“阜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培训中专班”,共招收学员50名,其中享受孤儿基本生活费的学员有23人。

嗨子戏大概形成于清嘉庆道光年间,主要活跃在淮河流域一带,以其腔多“嗨”字而得名。在嗨子戏形成初期,艺人采取“围鼓坐唱”形式,演唱一些带有故事情节的“花腔小调”,表演简单朴实,目前该项目已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

举办非遗传承培训班是阜南

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的一项重要举措,由县教育局、民政局和第一职业中等联合办学。培训班纳入该县成人职业教育计划,由全县孤儿和特困家庭中招录学员,县财政投入办学经费,学员学杂费全免,学制3年,毕业后颁发中专文凭。同时,对自愿到“非遗班”学习的孤儿,统一将孤儿基本生活费转发到“非遗班”,保障孤儿学员的基本生活。培训班共聘请了19名专业老师、7名文化课老师,课程设置以嗨子戏学习为主,兼顾文化课。(方松高 张殿兵)

风俗

## 鄂伦春族的古伦木春节

王丙珍

祭祀火神的仪式演变而来。自古以来,鄂伦春人每到年节或吉日,家家户户都要在自家门前燃起篝火,并焚香跪拜祷告,以求火神保佑平安;饭前还要向火洒酒抛肉,以示供奉。长此以往,形成了一种世代传承的民间习俗。鄂伦春族古伦木春节活动习惯在每年的春季举行,届时人们带着好酒好肉及帐篷等物,举家骑马到预定地点参加活动。节日期间,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夜间在篝火周围请萨满跳舞,祭神祭祖;白天则举行赛马、射箭、射击、摔跤及唱歌、跳舞、讲故事、下棋、玩木牌等文体活动。

古伦木春节并非单一的祭神祭祖日,同时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古伦木春节有很长时间停止活动,虽然有群众自发地加以恢复,但活动的方式和内容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传统活动濒临消失。自该项目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后,黑龙江省各级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保护和传承措施,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古伦木春节重回鄂伦春人的生活。如今每逢节日,在黑龙江省黑河市新生鄂伦春民族乡都会举办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在迎击门前,鄂伦春的民间歌手会端着自酿的“下马酒”,高唱鄂伦春语祝歌,迎接远方的朋友。2012年,当地在举办古伦木春节时还开展了黑龙江省鄂伦春族学术研讨会、鄂伦春族传统工艺展览、鄂伦春族传统竞技运动会等活动,如今古伦木春节已受到学界等各个社会群体的广泛关注。



节日期间,一位鄂伦春族青年身着民族服装骑马经过黑龙江省黑河市新生鄂伦春民族乡的大门。



江西吉安富田镇的“喊船”送神仪式。 邱春林 摄

## 胶州百姓乐享非遗

刘振华

到过山东胶州的人都会对当地的公共汽车候车亭印象深刻,茂腔、秧歌、剪纸等与非遗相关的宣传画贴满了站台,色彩艳丽、独具乡土特色。其实像类似的非遗宣传,在胶州比比皆是。近年来,胶州市在非遗保护工作中,注重营造社会氛围,通过打造社会品牌等模式,让非遗走出了深闺,为大众所喜爱,呈现出勃勃生机。

胶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闫晓峰说,由于历史原因,原来在胶州大地随处可见的一些传统艺术,比如茂腔等纷纷沦为“小众化”艺术门类,并面临着“青黄不接”“人气不旺”的局面。为确保非遗后继有人,胶州确定了非遗传承必须走“大众化”路线的方针,让群众保持高昂的参与热情,让千百年来的宝贵遗产在群众的广泛参与中实现传承,最终焕发活力。

因此,近年来胶州市在非遗的硬件建设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先后投入近10亿元建设了中国秧歌城、非遗展示厅等基础设施。在加强硬件建设的同时,胶州市又投入大量专项资金用于各种传承、传播活动的开展,以及相关非遗教材的出版和人才的培养。

通过社会各界的努力,今天走在胶州的大街小巷,处处都能看见群众扭秧歌、唱茂腔的身影,一些曾经一度消失的非遗项目重新回归大众生活。在刚刚过去的正月,青岛明光茂腔剧团忙得不亦乐乎,全团40余人连轴

转,东村演完西村请,一个月演出百余场。该团团团长法秀花说:“没办法,大家都喜欢。”像明光这样的庄户剧团,胶州市有30多个。

通过举办非遗进校园活动,非遗同样受到当地中小学生的欢迎。“猛虎灯,样儿凶,瞪着两眼似铜铃,百兽之中它为王……”新学期刚开学不久,胶州大同小学学生郑燕便利用闲暇时间练起功来,他正在排练茂腔的传统戏《赵美蓉观灯》片段。自2009年9月胶州市全面启动非遗进校园活动以来,全市126所中小学都开设了非遗基础课程或选修课。大同小学校长战德锐说,除了由校内艺术老师负责教授茂腔、秧歌外,学校还定期邀请专业剧团的专家来校指导。

当地通过打造非遗社会品牌,不但促进了非遗项目的传播,也让一系列文化节会变成了广大市民热切期盼的“欢乐汇”。据悉,目前胶州每年都会定期举办新春秧歌会、戏曲票友大赛等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在2月24日举办的新春秧歌会上,108支秧歌队、3000多名男女老少轮番上场,跑毛驴、划旱船、扭秧歌,吸引了5万余名市民广泛参与。另外,自2008年胶州市承办了首届中国秧歌节以来,至今已举办3届。秧歌节举办期间,全国各地的秧歌队伍及国外的民间舞蹈队会齐聚胶州,通过交流展示,扩大了胶州秧歌的影响力,同时也叫响了胶州“中国秧歌之乡”这一文化品牌。

“到几号了?我前面还有几个?哎哎,他们在我后面来的,凭什么先进去?”饭店人遇到餐馆人满,凡是能耐着性子等位的人,手里都是十分中意店里的菜品,手里紧握着号牌,闲聊时还不忘紧盯着饭店的出口,凡有一桌散场,便会马上冲到前台……

初到郑州寻访河南省非遗项目葛记焖饼的代表性传承人葛永志,记者就看到上述景象,看来这葛记焖饼确实名不虚传。“今天赶上周末,平时人会少一点。”葛永

子吃,食客们闻到后纷纷要求来一份。不久葛明惠便亲自站灶,开起了“葛记坛子肉焖饼馆”。

郑州是我国铁路交通的重要枢纽,也因此产生了以郑州火车站为中心的商务区。上世纪40年代,在郑州火车站周围有几十家大大小小的饭店,葛记也在其中。而与别家不同的是,每天天不擦黑葛记就打烩了。“45斤一袋的面粉,我祖父每天要用两袋,有葛记中午就把饼全部卖光。”说到自家红火的生意,葛永志显得十分得意。

## 让人忘不掉的老味道

——记葛记焖饼代表性传承人葛永志

本报记者 王学思

志很谦虚地告诉记者,“来葛记吃饭的大都是一家人,很多年长的人就爱吃我们这一口。”

葛记焖饼虽然属于风味小吃,但算起来可是出身名门。葛永志的祖父葛明惠年少时在京城的一个王府里负责赶马车,闲时便到厨房帮厨。当时,王府中有一种食物叫千层饼,还有一种菜肴叫坛子肉。一次王爷回府,感到腹中饥饿,葛明惠灵机一动用坛子肉为王爷做了一盘饼,配上榨菜、香菜、葱一碗汤,饼软肉香、清汤爽口,得到了王爷的大加赞赏。

民国初年,战乱频发,葛明惠携两个儿子到郑州投奔亲戚,靠在火车站旁卖北京炸酱面为生。一次葛明惠自己做焖饼给两个孩

意,“好多铁路上的工人会专门在葛记包餐,过去的老话讲,吃面条走5里地,吃馒头走8里地,吃焖饼走10里地。我们家的小吃既经济又经饿,所以卖得特别好。每次葛记炖肉的坛子一开,整条巷子都飘着浓浓的肉香。”说到学做焖饼,葛永志说,他一开始也并没有把祖传手艺传下去的想法。1971年插队回城后,他被分配到一家粤菜馆学习烹饪,但闲暇时他也常去找父亲的大徒弟探讨焖饼包的调制。所以,多年后在恢复葛记时,葛永志显得游刃有余。

说到葛记的发展可谓几经波折,上世纪50年代,由于实行公私合营,葛记被归到郑州市饮食公司经营。在之后的30多年中,因不同

原因葛记几经迁址,直到1987年,在郑州市的大规模城市改造中,葛记销声匿迹了,而人们并未因此忘记葛记。1988年,郑州一家媒体题为“葛记哪儿去了”的文章道出了人们怀念葛记的心事。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郑州饮食公司找来葛永志和他的弟弟葛永胜,共同恢复葛记的传统风味小吃,复兴“葛记”字号,并请葛永志的姐姐葛素云和妹妹葛素芳先后出任葛记焖饼连锁总店的经理,从此葛记走上了连锁经营的道路。

2002年前后,由于郑州饮食公司经营策略的改变,葛记连锁店先后关闭了。退休后的葛永志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还是“葛记哪儿去了”。为了不辜负那些“就好这一口”的人们对葛记的喜爱和支持,2005年葛家人再次上山复兴葛记焖饼,几年来葛永志不仅将祖传的手艺传给了儿子葛斌,还培养了多名徒弟。如今,葛永志虽不用再亲自站灶,但他每天还会骑着自行车早早来到焖饼店,检查一下烙饼的质量,品尝一下炖汤的味道,与老顾客聊聊天、喝喝茶。

如今,葛家已在郑州开了两家焖饼店。葛永志说,坚持把生意做下去,是希望人们记住这老味道。